

回炉杂记

果子滚蛋

我和朋友说,“果子滚蛋”,吃过吗?朋友吓一跳,滚蛋?试着站起来,随时准备逃之夭夭。我请他坐好。朋友不是崇明人,当然不知道“滚蛋”不是让你滚蛋,是一道点心。在崇明,没有一个人没吃过这道点心,过去如此,守旧的人家现在依然如此。

鸡蛋放在水里煮熟,去壳待用。锅里煮了红枣汤,红枣不可太生也不可太熟,太生了嚼不烂,太熟了则味同嚼蜡。看看火候到了,将剥好的鸡蛋放入红枣汤里再煮,崇明人说“滚”,再加红糖——古巴沙糖或烂红糖。古巴沙糖或来自古巴,烂红糖的“烂”,听起来暧昧,柔软,甜蜜。也有放白糖的,白糖贵,体现了档次,但一般人还是放红糖。白糖的香味与红糖比,不可同日而语。然后出锅,鸡蛋三个,红枣三五粒。鸡蛋白,白得耀眼,红枣红,红得炫目。崇明人称枣子为“果子”,这碗点心,即是“果子滚蛋”。标准的规格就是这样,三个鸡蛋在碗里,自成一统。枣子几粒好像没有规定,只要看上去碗里饱满即可。

果子滚蛋是一份待客的点心。张家姑娘待字闺中。某一天,媒人上门来提亲,再过几天,媒人领着小伙子上门了。小伙子知道,有好几双眼睛正在盯着他呢,于是手不是手,脚不是脚的,侧着身子坐着,真比挑着千斤担子还累。未来的丈母娘偷窥一阵,被未来丈人的眼色支使去了灶屋。不一会,“果子滚蛋”端上了桌,小伙子一碗,媒人一碗。靠在窗台上看热闹的邻居心里说,小子哎,好事成了。小伙子整理一下手

脚,心中暗喜,不用言语,这个女婿,女方相中了。

一屋子人看小伙子吃蛋。三个鸡蛋,你以为可以随便吃的?再饿,再馋,只吃一个,临出门之前,这个章法长辈早就教好了。吃一个,既表明了礼貌,又表明了对这份亲事的接受。除非你自己对这这门亲事不认可——姑娘太胖或太瘦,太胖了不好看,太瘦了也不好,屁股大才能生养儿子啊——想有意搅黄它,那么,你把碗里的鸡蛋全吃了。吃了就吃了,不說話,大家心领神会,表面上没什么,其实是不欢而散。媒人无所谓,但也多吃两个,吃光就不礼貌了。

一碗果子滚蛋,在重要的时刻隆重登场,是媒介,凝聚了众多元素,这些元素或许只有崇明人能够理解。来了亲春要登场,表明了主人的客气。有了要事要登场,表明了主人的礼仪。用鸡蛋待客,是因为鸡蛋的珍贵,一元钱一斤,是那个时候的行价。一元钱,在生产队劳动一天也未必有这个工钱。生产队里有一个开拖拉机的,聊天中说,他每天早餐吃一个鸡蛋,惹得哄堂大笑。那时候的人家,天天盯着鸡屁股看,一个蛋一个蛋地积攒,积够了十个,就要去趟集镇,卖掉了鸡蛋要换油盐钱的。舍得天天吃一个鸡蛋吗,不用求证也知道是吹牛。有一回,一个不知什么关系的远房亲戚死了,我跟着祖父去吊丧,主人开始煮蛋,大约正好煮了六个蛋,临端出来的时候又来了一个吊丧的,临时抱佛脚,只好将两碗的果子滚蛋弄成了三份,每个碗里只有两个蛋了。我跟了祖父去吊丧,原本也是冲着鸡蛋去的,眼看到嘴

的三个鸡蛋丢了一个。这件事,祖父笑话似地讲了好几天。可想而知那时吃一个鸡蛋的奢侈。用鸡蛋待客,又是因为鸡蛋的通俗。这个通俗表现在,哪家人家不能随手摸出几个鸡蛋呢!而且鸡蛋待客,方便易行。更尊贵的客人来了,或许要杀只鸡了,杀鸡太隆重,表明要留人吃饭了。果子滚蛋只是一份点心,好客中带着随意。

一个崇明人,从小到老,到老,不知要吃多少次果子滚蛋,或要做多少次果子滚蛋用于待客呢!后来,生活逐渐好起来,鸡蛋已经不是奢侈品了,过年回家,依旧是东家一碗,西家一碗,直吃得叫苦连天。到了最后,上哪家的门,预先申明,我来串门,看看长辈,千万别做果子滚蛋。主人说,我没想做啊!弄得一屋子人大笑。

无论如何,果子滚蛋真是一份上好的待客的点心。现代人名山大川走遍,山珍海味吃遍,心里却仍然藏着一份食单,那份食单上有外婆的烤玉米,外公的烘山芋,母亲的茄饼烧扁豆,这些食物看起来土头土脑,却在记忆里冒出来。每当想起来了,心便慌了,家乡再远,脚也会不自觉地浮动起来,乘了火车乘汽车,乘轮船。母亲为你的突然回家惊讶,站着不动,直直地看你,突然恍然大悟似地,更惊讶地做那份食单上的菜,唯恐怠慢了远方回来的孩子。果子滚蛋吃腻了吗?好像真的吃腻了,但细细一想,红糖的香味又会扑面而来,它的滋味不是用舌尖,而是要用人生的全部阅历,去细细体会的。推心置腹地告诉你,一见到果子滚蛋,仍然令我想到这座岛上的泥土,芦苇,和风,和父老乡亲打满褶皱的面孔。他们注视着你的目光,温暖,充满了草木气息,令人潸然泪下。

赐你一碗“果子滚蛋”,这是崇明人待客的最好礼仪。



陈其荣 国画作品《孔雀》

这是一个冬日里难得的好天气,持续的雾霾终于散去,阳光尽兴地泼洒在大地上,暖意融融。此刻,在岛上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里,放着两把矮椅,一张小方凳,小方凳上搁着两只杯子和一盏茶壶。茶是新泡的,随着气泡,一缕白色热气在直射的阳光下升腾开来。

我在一把矮椅上坐下,坐我对面的是一位三十六七岁的青年人。他方脸,大眼睛,个子不高,但壮实,一头短发,显得朴实而简单,脸上洋溢着友善的笑意。他就是农家小院的主人,也是我今天相约的聊天对象。我们是两代人,他是在我当年考大学离开家乡的前一年出生的,和我并不熟。而且又生性内向,不善言语。他一直在我的视野里,很多年来,我都在关注他。

据说,中考那年,他放弃高中,以高分顺利地进入了本市一所重点中专,和所有的农村孩子一样,对前途、对将来充满了憧憬。然而事不遂愿,就在他中专快要毕业时,国家的人才政策发生了变化,不包分配,毕业生自谋职业,也取消地区限制,允许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。这样,这个让人喜欢得可以不要理由的大都市,各路人马从四面八方杀将过来,一时,风声鹤唳,就业危机突现。一个毫不起眼的中专生,想在这个城市立足,其难度之大,可以想见。但凭着自己的真诚,他还是在一家小型的外资企业谋得了一份客户随访的工作。

转眼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,小伙子有了女朋友。多少次,小伙子手里拿着银行卡,看着永远也无法进到五位数的存款额,心情忧郁而沉重。他很迷茫,是走还是留,这是一个问题。走,心有不甘;留,又看不到希望。

在几经痛苦的挣扎后,小伙子终于作出了决定:撤,离开这个无法生根的地方,打回老家去。离开老家有十多年了,母亲多病,全靠父亲一人支撑,家里没什么起色。几年前搭建的三上三下,依然是毛坯,外无粉刷,内无装饰,楼下的几间甚至还未配上门窗,但父母却明显地老了。面对这一切,他心里有点悲凉,也有点自责。家里没给他准备什么条件,仅仅在父母名下有10来亩地。在和父亲的一次长谈后,小伙立马顿悟。对,就在土地上书写人生,自己本来就是农家孩子,现在又选择回海岛老家,土地不是自己的立足之本吗?

在接下来的好几天里,他的想法成型了,三亩多旱地,全部种植山药、土豆、花生、赤豆等岛上的特色作物。海岛环保,土地没有污染,再加上土质好,这些特产一直是市场上的抢手货。几亩水田,除了保证足够的粮食生产外,劈出两亩开挖蟹塘养蟹。海岛的螃蟹堪称中华一绝,享誉四方,他小试锋芒就收获不小。只是后来因为恶意竞争,

市场遭到了破坏,螃蟹价格一落千丈,他只得退出。而这时当地政府又鼓励百姓养羊,以扩大海岛的养羊产业,小伙子及时跟进。他和大队商量,搭建了羊圈,高价买来了种羊,喂养、繁殖。很快,羊圈里的羊群像模像样了。为了保证草料,他把原来养蟹的塘填平,买来了草种,种草养羊,既降低了成本,又避免了无草之虞。每到年底,政府有关部门会上门高价收购,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。他家不远处,有一条废弃的民沟,在征得同意后,他花时间去对民沟进行了整治,围上篱笆,搭建了低矮的棚屋,养起了鸭子……

慢慢地,家里开始有积蓄了,他把小楼装修了,购买了各种家用电器,安装了宽带,上起了互联网,客厅里齐刷刷地排列着三辆崭新的电瓶车。条件改善了,家的气氛浓了。说实在的,小院够不上豪华,也不能说气派,但简洁、朴素、精致,特别是荡漾着一种难得的温馨。

这几年,土地流转了,养羊、养鸭的规模已经压缩,他有了更多的空余时间,于是去找了一份兼职,每周两天,早出晚归,既能顾家,又有活钱贴家用。

现在,小伙子的日子说不上富裕,但绝对的悠闲、惬意。每晚,各用15分钟,电瓶车送、接女儿上下学,白天喂喂羊、鸭,偶然去镇上买点必需品,也拾掇拾掇自留地,侍弄一下四季蔬菜。没事时,拿起钓竿,去屋前的小河里钓鱼,有时也会骑上电瓶车,去海岛北部的北湖夜钓。垂钓,完全是一种心境。没钓着,权当是锻炼身体,修身养性,有收获了,拿回家或红烧、或清蒸、或煮汤,反正怎么做都是美味。每每这个时候,他会去客厅的大缸里舀两碗自家酿制的米酒,父子俩边吃边聊。

他这样说,选择什么样的路,过什么样的人生,没有既定的方针。人需要理想,但理想不一定都能实现。生活其实很简单,有时候退一步,或者迂回一下,虽然也许并不情愿,但让你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空间。

说完了,站起来给我的杯子倒满了水,等他坐下,我笑着对他说,这几年他是在逆行呀。他先是一愣,继而会心一笑,接着话茬说:“是的,逆行,在人们都竞相离开海岛,去大都市谋生之时,我却反其道而行之,回到了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。不知道为什么,双脚一踏上海岛,我的心就感到踏实、暖和,这实在是一片温热的土地啊……”

诗韵悠悠

孔子,立在学宫院中

金谷

庄严石碑坊,守望古老棧里门,登云桥守望洋池,守望千古龙吟。孔子立在大成殿外的空庭中,迎接每一个前来造访的炎黄子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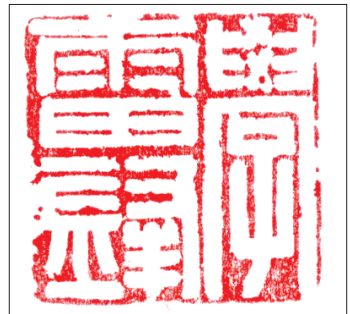
脸上的笑容,漾开慈祥与亲切,一下子把与后人的距离拉近。宽阔的前额是一方沃土,明亮方正,任凭思想的犁铧,勤奋耕耘……

哦,把一代圣人雕成立像一尊,不知是哪一位崇明人的匠心?端坐大殿的文宣王被扶至院中,站成一个恢复了本色的普通人。

至高无上的夫子立在崇明学宫空庭,不知立尽了多少露冷霜寒的晨昏。与春花秋月,雪花雷霆相守望,看不厌大千世界芸芸众生、变幻风云。

在历史的坎坷与世人的漠然里,圣人终于彻悟:立在阳光下或风雨中,相比端坐殿内的寂寞,心更宁静,更能远离忧虑、收束虚荣、有益思想的生命。

呵!道冠古今,法德天地的万世师表,夫子博大精深的立言早已深入人心。我看到一队红领巾走向至圣先师致敬,院子里菊花怒放,红紫纷呈……



栾长沙 篆刻作品《学雷锋》

岛居之味

一棵树的秋天

杨玉娟

秋天风飒,秋雨侵肌。看着窗前那棵蓊郁的香樟,不禁感叹,时间的流沙,雕琢了每一季的树,让一生丰富多姿。

春天,粗裂的树皮还没有习惯这阳光的温热时,嫩芽就已在枝间欲探未探,呼之欲出了。小小的绿意由不能见、只感知到可见、可触,轻轻的、软软的。忍不住让人喂一口或抚摸一下,就这样,一棵树的春天来了嫩绿、浅绿、深绿、浓绿、苍绿,一棵树的身姿变得丰满了起来,招来了众多青睐者的光顾。肥硕的小鸟,圆圆的脑袋,鼓鼓的肚,暗绿色的冠子、黄色的喙。在密叶间雀跃,呼朋引伴,声音婉转得让你不由得驻足探望,而它则故意地再卖弄一下,翅膀扇几下,再跳到另一枝嫩叶间,那份轻盈与优雅羡煞人间受尽拘束的凡夫客。

就这样,一株树的春天在和煦煦日真真实实地铺洒着。雨来了,滴滴地清洗,让它愈发的光鲜。雨珠从叶片上一

阶一阶地跌下来,大珠、小珠碎琼乱玉般洒下,“唰唰”、“哗哗”、“叮叮”、“咚咚”,雨中的交响乐就此华丽开演。一两烟雾笼其姿,洗尽铅尘露真颜。

月华如练,孤月皎皎。清辉为它披上了婚纱。一份安适与羞赧愈发地让它恬淡而静谧。是啊!经历了日光浴的繁盛,也需要一份适时的安静。繁盛即衰,生命就是这样的轮回,走过春的鲜嫩、懵懂,夏的火热、浓郁。秋天来了,老之将至,且看一株树如何走过它的一生。

秋雨渐凉,剥蚀岁月,也吸吮每一片绿意,一点一滴。叶由充足的水绿到失去水后干涸的枯黄,不忍离去,再等着更更冷的秋风秋雨,割去叶的裙边,穿透叶的肌体,大小不一的洞是那样的刺眼,秋叶的叶子伤痕累累。也许这注定是生命离去时要走的伤痛吧。走过这痛,再看那深秋的叶,红的像火,黄的像霞,色泽的透彻让你看到了生命的另一种质感。不必叹秋之悲凉,应赞秋之丰硕。一任风雨来去,谁不是人间一过客?我自由来去的自由,静待该来的则来,静观该去的则去,一份洞明即是豁达。

本性难移

北风

“江山易改,本性难移”,是说的人的本性的改变,比江山的变迁还要难。而在实际使用中,人们一般以此形容一个人的劣性难以改变,作贬义使用。是啊,一个劣质的人,你如果要改变他的秉性,真的比什么都难。比如,他虚伪你要他真实,他说假话你要他讲真话,他不负责任你要他有担当,倒真的有点难。再比如,他赌博成性,他偷盗成性,他诈骗成性,他流氓成性,你要他痛改前非,倒真的也不容易。

本性难移,我们还会看到另外一种情况,就是有些人的优秀本质一旦形成,同样难以改变,而且同样可以使用“江山易改,本性难移”这样的话加以形容。比如,你去看一个老实人,不断地吃小亏和吃大亏却仍然老实着,就是学不会半点虚假。看一个认真的人,好投入,好辛苦,还明明知道别人家在敷衍了事,而且敷衍得很有成就,

可他自己就是不愿意改成马马虎虎。看一个自尊的人,尽管面对的有些人不太要脸面,不太要尊重,他却十分尊重自己,不卑躬屈膝,也不允许别人歧视、侮辱。

一个人的本性,就是一个人的质料或说坯子。本性几乎可以驱使一个人的一辈子。形成好的本性,下料时就已经有好的材料、好的环境了,后来又有了好的锤炼和磨砺,自然还加上长期对于优秀品质的坚贞不渝的守护。一个人好的本性也很难改变,那么我们就希望大家都是一块好料,一个好人,都是一块不变的好料,一个不变的好人。

好人组成的世界,才是一个宜于生活、学习和工作的地方。让好人组成世界,是一项重要的环境建设。

